

王員外休妻

富貴九子圖

姑爺攢門坎



姑娘思女婿

北京打磨廠古學堂印行 (五五)

妻朴村員王

富貴此平圖



●王員外休妻

王
員
外
休
妻
(一)

南京府洛陽縣。四十五里聚仙庄。王員外米麥陳糧。有金銀和財寶聚多不少。桑木樹果木園樹木成行。東廂房西廂房花梁彫柱。南大廳北彩樓耀眼明光。廣亮門三提水磨磚到頂。有一對上馬石按在門傍。滿院里聲不斷鷄鴨亂叫。牲口棚數不清驛馬牛羊。論富戶洛陽城第一第二。我坟前缺少個拜孝兒郎。東庄裏劉員外請我吃酒。他的兒來斟酒能說短長。我無兒在席前難說難笑。酒不吃急回家虎氣昂昂。王員外到上房端然正坐。叫賢妻張淑貞咱兩商量。從娶你二十載無生繼緒。又無兒又無女怎麼度時光。你今年三十九不能生長。我今年四十安活一場。我有心娶一妾你心怎樣。這件事到叫我難作主張。恨不能寫休書將你休退。託紅媒下彩禮另娶一房。張淑貞聽此言滿眼落淚。尊員外你落坐細聽端詳。奴七歲你八歲爹娘配就。奴十七你十八夫妻成雙。好夫妻有緣分同床共枕。你煩惱就想着拆散鴛鴦。世界上行出事須憑天理。不生兒不養女非奴不良。從娶我二十載與門立戶。那一宗那一件奴去應當。從分家分了那破宅一處。你担水我活泥壘成院墻。到春來你種地鋤田把壠。奴送飯跑壞了繡鞋幾雙。來到了四月里天氣正長。你歇晌去玩耍。奴去採桑。蠶吐絲奴織綢。炎天苦做。南窪里割大麥不敢歇涼。在地裏晒的奴渾身是汗。到場裏那一樣奴也應當。將大麥合小麥收在囤內。小奴家到秀房還是奔忙。清晨起安上機一織半夜。三伏天不嫌熱。織到秋涼。織的紬紬都是滿箱滿櫃。拆舊的換新的扎雇夫郎。扎雇你到大街搖搖擺擺。誰不說你娶個巧手娥凰。你進城封

錢糧命人接你。怕只怕你喝醉臥在路傍。有三親合六顧請你吃酒。小奴笑把你來接在上房。攙床上安綉枕扶持你睡。預備下百合粉二共白糖。火盆兒生炭火一夜不斷。怕的是你醒酒又要喝湯。到清晨你洗臉奴去端水。又慌忙拿手巾站在一傍。洗完了奴潑水親口問你。是吃餅是吃飯是吃湯。做熟了你要吃小奴歡喜。做熟了你不吃。奴家着忙我指望咱夫妻白頭到老想不到你今日變了心腸。小奴家情願意二門做鬼。豈能夠出王門另嫁夫郎。尊員外發慈心。將我留下。遂你意趕緊着另娶一房。你娶個鵝眉女叫他爲大。小奴家情願意作個二房。有兒的多吃些細米白面。我無兒。吃些個粗米糟糠。有兒的多穿些綾羅緞匹。我無兒穿些個粗布衣裳。有兒的他與你同床共枕。我無兒搭草舖當作梅香。有兒的在綉房使奴喚婢。我無兒下南窪去放牛羊。張淑貞哀告悲悲切切。王員外不由的軟了心腸。前思後想想心中好煩。拋了筆扯了紙面覺無光。千不是萬不是我的不是。無故的要休妻昧了天良。從今後如再提休你一字。準備着十指上頭長疔瘡。王員外從此後行事大量。有僧道去化緣必捨餘糧。到冬天遇貧寒施捨棉衣。到夏天捨沙藥又捨梅湯。坑窪處去修橋高處補路寺巷內去燒香。建修廟堂。王員外行善事感動天地。衆神仙見玉帝急奏本章。玉皇爺見本章佛心大悅。差仙姑去送子來到洛陽。忽然間張淑貞身懷有孕。九月裏產生下才子兒郎。王員外在前廳端然正坐。二使女來報喜訴說其詳。王員外聽此言心中大悅。急忙忙到上房觀看兒郎。有三親合六顧都來到喜。俱都是挑着酒担着猪羊。至親家到上房都來觀看。看兒郎天庭滿福壽綿長。大門外羅鼓響。開了大戲。唱的是忠保國登殿爲王。雖三親酒散後回家去了。再表表王員外姣養兒郎。一兩歲

吃乳食娘懷中抱。三四歲會說話興樂爹娘。五六歲貪玩耍滿街上跑。七八歲知禮義學會綱常。九歲上送南學去把書念。有先生起學名。名叫永祥。百家姓千字文。俱都念會讀五經共四書。滿腹文章。十七歲進了學。十八科舉。二十歲仲狀元四海名揚。在金殿受皇封官職不小。翰林院大學仕就在朝堂。這也算張淑貞陰功不小。到後來立下了貞孝牌坊。王公子到後來所生九子。文的文武的武文武稱強。論文的跳龍門。連科及第。論武的登金榜。具把名揚。一家人作高官榮華富貴。一個個在朝堂陪伴君王。

● 姑娘思女婿

正月裏。正月正。姑娘梳洗去逛燈。時興姐兒小子打伴。不梳梳頭將辮子搯松。洋布棉襖是石青。狗牙縷子配的鮮明。洋綉花鞋五分底。廂邊毡帽一哽哽。二月裏。到清明。姑娘一心放風箏。先買一個花胡蝶。又買年魚及蜈蚣。艷陽天。草牙青。頑景姑娘暗悲情。日月輪回催人老。奴頑貪景渾身疼。三月裏。三月三。後花園中散心頑。桃花開粧似火。對對胡蝶飛的歡。蜜蜂兒答在花前。採花的虫兒兩越担。奴比鮮花實難比。我與何人配良緣。四月裏。四月八。奴在房中亂如麻。許多男女成雙配。小奴生出陽爲甚嗎。大姐姐。抱娃娃。妹妹也會有婆家。奴錦打伴何人看。越思越想氣死咱。五月裏。是端陽。獨守綉房好淒涼。照上菱花多可嘆。看見小奴臉交黃。哥哥嫂子過端陽。對坐床前飲雄黃。哥嫂吃了丁嚙醉。同入羅幃叙溫涼。六月裏。熱難當。莊地鮮花陣陣香。鮮花開放小奴愛。那有媒婆把小奴想上。美

貌女。配才郎。小奴獨臥在片床。可恨黃昏日西落。對景傷心。多淒涼。七月裏。秋風起。姑娘焚香祝告神靈。月家老爺保佑我。保佑小奴早把親成。親事成祭祭神靈。一天三便奴家願從。與你掛牌修塊匾。蓋個廟宇報你情。八月裏。冷風颳。媒婆前來相奴家。鄰居有個念書子。年紀不大才十八。喜壞了。小奴家。忙給媒婆倒上茶。巧言語說幾句話。親事成了認你坐十媽。九月裏。是重陽。婆家來人把我相。忙上綉樓巧打伴。青絲打開木梳湯。胭脂官粉擦滿面。打開黃金櫃換衣裳。忙到佛前拜兩拜。保佑今日把婚成。十月裏。立了冬。獨坐綉房冷輕輕。不知婆家那時娶。急的奴家心口疼。思想起。淚英英。哭的奴家兩眼紅。人過青春容顏變。奴家老了女婿不疼。十一月。雪花發。想起學生小奴的他。惦记他還是奴家。小奴掛念也白搭。有着一日娶了我。黑家白日扶侍他。我在綉房還覺冷。那有一人惦记他。十二月。整一年。姑娘賣花到門前。從南來了讀書子。雪白臉且似粉團。不是別。却是他。無道的小冤家。學生與奴定下計。今日花園會奴家。一更裏好心焦反來復去睡也睡不着。心酸凍得戰。背着爹媽走上道好不湊巧小奴家來了。他把門關不轉身站在窗櫺外。紅緞子花鞋俱都贊了。二更裏。戰兢兢。手扶窗櫺聽了一聽。呼聽得郎君沉呼的睡。不由奴家咳嗽一聲。

聲精醒郎君把門開挾披着衣裳走出門來。手拉手兒將房進。就在床沿叙叙交情。三更裏笑嘻嘻。十指尖尖脫中衣。慌忙解開香羅帶。雪白的身子交與你。罵了一聲狗賤人你一個天殺的。小奴年輕小我的身子你占了。睡到夢中記記着你。不知到何日再來相逢。小肚子底下報答你的恩。四更里站起身挾披着衣裳出庭門。忽聽的郎君哈哈笑。不由的小奴家轉回身。強在地埃塵。咱兩人好莫要告別人。小奴年輕相遇你自己。五更裏到天明。忽聽爹娘喊了一聲。房中無人誰答應。不由小奴家轉出身。着忙的上了樓梯上。手扶着樓欄上下瞧多志睡了春三月。吾與那個郎君讀舊交情。二八佳人女裙釵思情人快着來。一等二三更後可情人也不來。

● 姑爺攢門坎

言的是	來莫走西	看得浮雲總是空	人生在世無別幹	想起出外事一宗	這日無有生活計
朝走東	投親訪友找經營	一心要	相好家中去問好	急忙打扮不消停	不覺打開箱合櫃
脫	舊衣把新衣換	渾身換的更鮮明	更衣已畢朝外走	邁開大步往外行	行行正走來的快
來	相好的大門庭	朋友接到大門外	你兄我弟叙溫情	兄台說	一日不見
				二年不	見如幾載
					如三冬

真不是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雖然此話真不假 兄弟你到我家中 弟台說真也假過
 有緣千里來相會 銀錢化費心不悅 總是外頭作經營 無事不說得我好 我家必禮下必有所求情
 日夜心閑不安寧 疏食菜羹莫嫌輕 二人提起經營事 叙話之間事已成 次日找的毓豐當
 有明遠方來到此 前話休說方為妙 二人進鋪作經營 進鋪住了有半載 寫算學的甚精通
 舉荐承保我應承 廿天住滿回櫃行 面上不喜心內喜 當時改粧往家行 旅順大道往家走
 櫃的分付把家住 妻子常在娘家住 不知到今可正經 望看岳父是假意 記着妻子是真情
 走着暗把巧計生 人家只為八里零 心準拿定大主意 逃之天天往前行 行行正走來的快
 到家不過十里路 推開大門裏面走 正遇媳婦坐房中 進門先問岳父好 後問岳母可安寧
 來到岳父大門庭 媳婦一見下了地 小舅子裝烟到茶不消停 岳母心煩不愛聽 人說在外風光好
 還有思家不相逢 又道寒來又道苦 他媳婦裏只咕咚 說話之間天色晚 錐床打被點上燈
 岳母心明仍存一舖坑 媳婦聞聽笑英英 姑爺道屋兩下住 岳母心煩不愛聽 無奈何只纔兩下裏住

坑上假粧睡朦朧 一更下來二更到 二更催去四更鳴 番來復去睡不穩 輕輕下在地流平
 進屋裏怕人知曉 坎子底下攢窟窿 黑咕影裏頭先進 不料卡在後腰上 驚了岳父起來看
 只聽地下有動靜 口裏不言心裏想 必是黑狗關在屋中 伸手敲石來取火 下地點上一盞燈
 望着地下照一照 原來是 姑爺卡在地流平 老兩口子正吵嚷 他兒子只當睡毛楞 小舅子媳婦忙爬起
 一家吵鬧不住聲 為如半夜拿賊盜 好像是公公了營 岳母說是打門框 小舅子媳婦說中
 岳父說非得鋸拉算不可 小舅子借鋸不消停 霎時借來斧和鋸 小舅媳婦瞎咕嚕 奈何這纔拉大鋸
 你活是個二不楞 拉的拉來砍的砍 他媳婦的臉通紅 叫你屋睡你不幹 那時你硬粧鬼吹燈
 岳說這可怎麼好 到明日你回家中 小舅子媳婦說 與我們多少錢銅 小舅子說他去掙
 他快潑出我門庭 再有一次共二樣 連我祖宗也不鮮明 這就是子一個段 論說還是開正封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400
M13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